

翩翩红袖

金字绕梁夜幕黑
遥望穹顶月光辉

琉璃瓦上孕金雾
彩云深处凤凰飞

旖月洞

Yi Yue Lei

涅槃灰 著

珠海出版社

金宇绕梁夜幕黑

遥望穹顶月光辉

琉璃瓦上孕金雾

彩云深处凤凰飞

旗月潤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旖月泪/涅槃灰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9.10

(翩翩红袖/陈媛主编)

ISBN 978-7-5453-0289-9

I . 旖... II . 涅...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9925 号

翩翩红袖 之 旖月泪

主 编:陈 媛

作 者:涅槃灰

责任编辑:潘杜鹃 曹力鹤

装帧设计:青华视觉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2639330 2639344 29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bs.net

E - mail:zhcbs@zhcbs.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88 字数:110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3-0289-9

定 价:130.20 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楔 子	1
第一章 失忆	3
第二章 被擒	22
第三章 出逃	47
第四章 打赌	71
第五章 斗艺	100
第六章 回宫	131
第七章 寿宴	150
第八章 玉莹	183
第九章 有喜	212
第十章 龙争	240
尾 声	283





楔 子

城外，是黑压压的士兵。

城内，是已经被战火蹂躏到没有回击之力的兵将和百姓。

空气里只是一片寂静，而天空也被阴云笼罩的一色的灰……

“旖月，哦，现在是旖月皇后，你该知道你已经没有选择，你还是放弃对抗，回到我身边吧，我说过，这辈子你只能属于我！”

说话的，是城门下一位骑在白马上的将帅，在黑压压的士兵阵仗中，他是那样醒目，因为这匹白色骏马，因为他身上晶亮的铠甲，更因为他脸上的霸气！

城墙上，轻纱飘舞，纤细玲珑的身影衬着那张绝色到不似凡间女子的容颜，褐色的砖墙也被映衬得仿似天宫般脱俗。而这个绝色女子却面无表情，面对白马统帅的强硬态度，眼神依然清冷，一脸的静怡。这些年，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到处闯祸却又总能逢凶化吉的旖月公主，经历过太多的生死离别，她已经变得成熟，变得更有女人味。

“值得吗？用那么多的血肉之躯铺路……你自己清楚，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你对我已经不再是爱，或者，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只是征服的快乐。换回一个没有灵魂的我，真的值得吗？”

“值得，只要你回到我身边，一切都是值得的！”

“只是一张人皮面具，只是你的泄欲工具，你依然不择手段要夺回去，不惜夺去我费尽心思找到的平静生活，这就是你说的爱，和值得。你怎么知道，我就会因为别人而委屈自己？我，累了，这些年，我真的累了。”

“别想从上面跳下来，我说过，我要的是完整的你，你死了，城里的所有人都要为你殉葬，他也注定要被我烧成灰，我会让你们下辈子都见不到。”

“旖月，不许，不许你离开我！”



一个浑身是血，脸色苍白的男人，在侍卫的搀扶下撑着走上了城门，看着旖月娇弱的身躯就那样站在城墙上，心痛得无以复加。

“不许，我宁愿所有人都为你殉葬，也不许你跟他走，我知道，他会怎么对你，旖月，我们一起死，握着我的手就好，我会抓牢你，他再也分不开我们。”

眼泪，从旖月如玉的脸庞滴落在砖墙上，立刻被贪婪的砖墙吸走藏匿。

为什么，这一切怎么会变成这样，如果真的可以选择，我宁愿没有来过这个世界，没有出现在你们的眼前过，你知道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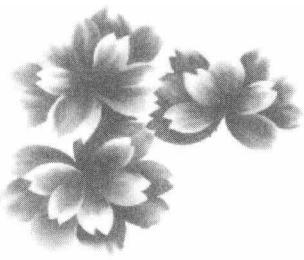
风再度用力掀起了旖月身上的锦纱披肩，旖月望向了城墙下的他，那熟悉的眼神依旧，那熟悉的痛也依旧。让一切都结束吧，让我回到原点，回到从未有过这个时空的我，让我忘记这一切吧……

残影飞舞，旖月还是跳下了城楼。

“旖月！”

“该死！”

一道白色身影掠过，飞向旖月坠落的方向……



第一章 失 帜

金宇绕梁，夜幕渐墨，遥挂在远空中的弯月倾撒着柔和的光，把骏王府金色的琉璃瓦上韵出一片金雾，突然，王府上空团云渐渐聚拢，彤色的云彩让街上行人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啧啧称奇。

“恭喜王爷，王妃生了个公主！”

“真的是个女儿？太好了。”

一个俊美的年轻人欣喜万分，焦急地等着迎接新的小生命。

“啊呀，小公主被王爷一抱上手就不哭了，还会那样睁大眼睛凝神看王爷，稳婆我接生过的孩子不下百人，这稀奇的事还是第一次看见，想必此女来历非凡。王爷，小公主的眉眼还真是和王妃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想必以后一定倾国倾城，也是我们大宇国最绝色的女子。”

“本王的珍宝自然与众不同，你看她的这双眼睛晶亮如天上之皓月，果真像极了爱妃，好，本王就赐名为旖月，月儿，喜欢父王给你取的名字吗？月儿，月儿，我的小月儿……”

骏王看着怀中的女儿粉雕玉琢般的俏脸，看着刚缓缓睁开依旧迷糊的大眼睛，心底爱意满满，凑近亲了一口。可能是被弄痒了，怀中的旖月突然张开嘴一笑，这一笑顿时镇住了骏王，他竟愣了片刻，旋即立刻大笑开颜，自是一脸的得意！

“月儿对着本王笑了，才出生片刻就能如此巧笑嫣然，太好了，果如大师所预言，此女非凡呀！”

“王爷，德公公一众人尚在王府外候着，他们已经听见了婴儿的哭声，正等着小人回话，请王爷明示。”

听见门外人的禀报，帅哥王爷的表情一下子凝重了起来，眉心也忍不住锁紧



了，重新看向了怀中的女儿，不自觉地抿紧了嘴唇。

这时，一个绝色女子在侍女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冲了出来，不顾郡王的责备和心疼，硬是将旖月拥紧在怀中才安心地靠在自己夫君的身侧。

“王爷！千万不要让他们带走孩子，王爷……”

“爱妃，你怎么下床了，快回锦榻躺着。”

虽然因为生产让她的发髻有些凌乱，不施粉黛的脸上也稍显苍白，可这张脸依然近乎完美。此刻她的美目中正充盈着泪水，目中满是怜爱，眼泪一颗颗滚落在了旖月的小脸上。可能是母女连心，旖月收起了方才的平静，也呼应似的哇哇大哭起来。

这一声声啼哭更是哭痛了骏王妃的心，让她柔肠寸断，眼泪更加决堤，努力挣开骏王爷的怀抱，转身跪在了他的身前：

“王爷，臣妾求你保住月儿，大师的话一定会害了月儿一生，臣妾实在不想失去她，这些年失去孩儿的痛苦臣妾已经尝够了，求王爷保住月儿！千万不要送她进宫，王爷！”

“锦儿，当初我们都不信大师的预言，可我们的三个儿子确实都未曾活过5岁，适才你临盆前又是天生异相，王府上空彤云凝集不散，随即月儿便降生了，可见她来历非凡，天意如此的话，我们想留她也是留不住的，不是吗？”

“大师只是说我的月儿注定要替天子挡去血光之灾，也是大宇朝的救世福星，可她现在只是一个婴儿，怎会有什么能力？难道大王此刻就要从我们身边夺走月儿吗？王爷，我做不到！”

“锦儿，天命如此，我们实在不应违抗，难道你不怕月儿也像她三个长兄一样夭折在王府吗？我知道你不舍得，这样，等你身子恢复了，我们再多生几个儿女让你承欢膝下如何？旖月此番进宫也不是永远不能再见我们的，我答应你一定经常带你进宫去见月儿。”

就这样，当夜小旖月就随宫里派来的车辇入了皇宫，住进了专属于她的旖月宫，一住就是十四年，旖月宫外有三百精兵日夜守护，不许任何人出入，也是天下人口中最神秘最圣洁的圣女寝宫。

“刘小冉，可以到手术室准备了。”

被称作刘小冉的美丽女孩子听见了护士的吆喝，满眼无奈，转头再次对着身



边的经纪人求饶式的哀求道：

“张姐，这手术真的要做吗？就没有其他的办法？我的脸已经很小了。”

“其他办法？有呀，我不是说过N遍了，导演很喜欢你，明示暗示一百遍了，只要你肯出现在他房间，我保证连续三个晚上就OK。”

“又是潜规则，我是说除了潜规则的办法，或者我把片酬降低点，不过不影响你的那部分？”

“拉倒吧，现在是YES和NO的时刻，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还有三个月就开机了，那个小仙儿几乎每晚都在导演房间里，她已经是女二号的铁定人选了。是不是改她做女主，导演是在等你点头，你自己选吧。要不就彻底再整一下，变成他口中的绝色美女，试镜那天让所有人都没办法反驳你，要么你就去潜规则一下！也真是不懂你了，明知道这个圈子就是黑糊糊的，家里又不是没钱，干吗一定要吃这些苦。”

刘小冉没有再说话，这个角色她一定要争取到，不是因为可笑的演员梦。如果是为了过明星瘾，当初被星探看中玩票似的拍了几个广告和电视剧，已经足够满足虚荣心，也早已经被黑糊糊焦炭般的娱乐圈吓坏了。

她对自己发过誓，这部电视剧将是最后一部，因为这部片子他是编剧，而他们之间一直那样的暧昧着。这部剧子就是他为小冉写的，也因此，他向制片方提出用小冉做女主，美其名曰小冉的古典气质很适合这一角色，实则他希望把剧本作为给小冉的分手礼物。

该死的是这个色导演硬是故意在第一次试镜的时候挑刺说小冉的脸有些大，镜头里不够唯美。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在暗示什么，却没法回绝他的建议。

所以，小冉最后还是只能来整容，做这个传说中的快速恢复下巴整形术，顺便再补做一下抽脂减肥。

“刘小冉，快点，你的手术时间很长，医生已经到位了！”

护士很不客气，毕竟这所整容医院是圈内最知名的，来这里整容的大明星多了去了，对小冉这种小明星护士自然不屑一顾，也自然没好态度。

小冉又叹了口气，只能站起身乖乖走进手术室，在强烈的灯光照耀下无助地瞪大双眼发愣。

“这是麻醉药，吸一下你就能睡着了，等你醒来，你就是绝色美女了！”

在麻醉师的话语中，小冉用力吸入了乙醚。



醒来，就是绝色美女了？哎……

“旖月！”

缓缓睁开眼睛，小冉脑中还是有些模糊，自己醒了，看来是手术完成了吧，努力眨眨眼，想聚拢自己涣散的思维，却只是朦胧地看见头顶上方有一个模糊的头影。

不是第一次做整容手术，所以她很清楚，麻药还要过好几个小时才能消失，现在只是护士在确认她苏醒了，于是，她努力微笑一下，示意自己OK，就闭上了眼睛！

“公主，求你不要吓苋韵，公主，你真的醒了吗？为什么又闭上眼睛了？公主！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苋韵到了地府见到王爷王妃，叫苋韵如何交代呀，公主，求你醒过来吧。”

什么呀，小冉被耳边的哭泣和充满悲戚的呼喊吓了一跳，只能再一次睁开眼睛，这一次，视线清晰多了，身体的感觉也逐渐恢复了。忍不住吞了一下口水，喉中的一丝腥味也一并被吞进了腹中，而不似前次手术醒来后的麻药苦涩。

“大王，公主醒了，公主真的醒了！”

“朕看见了，太医，还不替公主诊脉？”

“是，大王！”

眼睛聚焦后视线不再模糊，小冉终于看清了身边的这几个人——清一色的华丽古装。心中不禁纳闷，到底怎么回事？自己靠着的这个帅哥是谁？为什么自己会在他的怀里？还有，跪在身前的这个女孩子为什么满脸眼泪泣不成声？而围住自己的这些貌似大气也不敢出的人又都是谁呢？

透过人群，看清了周围的环境，这里应该是座宫殿吧，远处的烛火摇曳，照得大殿通明，头顶的彩幔表现着奢华的皇家气度。

大王？诊脉？太医？小冉听清了周围人的对话，可她却更疑惑了！难不成自己在做梦，还是又在拍片过程中昏倒了？不会呀，现在貌似在继续过程呢，哪有主角昏了还继续拍戏的道理？

转头看向依然拥住自己的这个帅哥，小冉知道，这就是众人口中的大王，好冷的一个男人，这张脸也太酷太棱角了点吧，小冉不觉有些害怕他的逼视，这视线简直堪比冰刀，还靠那么近，真致命！



小冉本能地躲开了视线，可惜还在他怀里，最多也只能垂下眼帘看着他衣服上精细似艺术品的刺绣。

“回大王，公主的脉息已经恢复了，看来方才的吐血和昏厥只是一时气急内息郁结所致，只要稍事休息，既无大碍。”

听着老太医毕恭毕敬地回答，小冉的神智彻底恢复了清醒，心底有一星点的寒意在逐渐扩大，直达四肢。因为，她终于发现这一切不是幻觉，也不是在拍戏，而是……事实。

“既然这样，本王就放心了！”

“大王，旖月公主身体不适，臣妾看大家也都没了心思，都散了，选妃大典择日再办，臣妾亲自照顾公主吧。”

“哼，方才还不是皇后的一番‘善意劝慰’才让旖月差点送了性命？旖月是怎样的身份，皇后应该很清楚，选妃大典不需要择日，朕并无中意之女子，这众女子都散出宫去即可！至于旖月宫，还是和以往一样，任何人没有本王的特许，不得进入半步，违者……”

小冉忍不住身体有些战栗，不是因为大王的冰冷口气，是听见了旖月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根本就是她一直在争取的电视剧女主的名字，只是在那个剧本里，旖月并不是什么公主，只是一个船夫的女儿而已。

已经将旖月拦腰抱起的霍逾飞自然感觉到了旖月此刻的惊恐战栗，峰眉忍不住蹙拢，本想出口“杀无赦”三字，愣是吞了回去。只是从喉中闷哼一声，就抱着旖月大步走出了大殿，径直走向了旖月宫。

直到一切都安定下来，直到硕大的寝宫里只剩下小冉和芫韵两个人，直到芫韵将太医送到宫外的汤药端至小冉身前，小冉才找到了机会开口说话。当然她也是故意开口的，否则，这带着刺鼻的药草味的中药估计就会被喂进她的口中了。

“欸，等一下，那个，芫韵哦，你先把药放下，我有话问你。”

“公主？”

面对有些不同的旖月，芫韵忍不住疑惑，但还是依命先将药碗放到桌上才又折回卧榻前静立。

“芫韵，嗯，其实我想说，当我昏倒再醒过来后，发现，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是你，我也不记得是谁，是听她们叫你，我才知道你的名字。”

“天啊，你不要吓芫韵，公主说的是真的吗？芫韵立刻去叫太医来。”



“等等，别去叫太医，可能，我只是一时想不起来，所以才问你呀，或者你的话能帮我想起所有的事情，就不用找什么太医了。找太医，一定会惊动那个大王，我不想再见到他，我很怕他。”

“哦，那芃韵听公主的就是，可是，该先说什么呢？”

“嗯，这样吧，先说我是谁，我的名字叫旖月我已经知道了，而且我是公主哦，那么刚才抱着我回来的那个大王就是我的父王吗？”

“天，公主，你真的都不记得了，大王怎么会是你的父王，你的父王是骏王爷呀，是大王的长皇兄。公主懂事以来每日都在期盼有朝一日能被大王恩赐得见王爷和王妃一面，好不容易盼到大王得胜归朝赐公主出席家宴，却听皇后说出了王爷和王妃双双辞世的噩耗，所以公主才吐血晕倒……”

一番声泪俱下的解释，小冉终于在芃韵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得知了自己在古代的身世。

简直震惊到爆棚！

就因为一句搞笑的没有理论依据的预言，让她从刚出生那天起就被锁在了这座美其名曰宫内最美丽的小行宫里，做着两代天朝大王的活体护身符，十四年都没有跨出去一步，甚至连自己亲生父母早就辞世的消息都不知道，还日盼夜盼的等着亲人相见的日子。

难怪，听见噩耗时，真正的旖月会吐血加不省人事，可能直接就死了吧。不过，她却搞不懂自己是怎么会复生在旖月的身体里的，难道是手术室里出状况？

想到这里，小冉突然想知道自己现在长什么样子，立刻结束了沉思，对着芃韵快速地说道：

“芃韵，快，拿面镜子过来，快点，我要看我的样子。”

几乎被公主的状态弄蒙了，因为在记忆里，旖月说话永远是缓慢柔弱，而且惜字如金的。安静过分的她往往一整天也不会开口说一句话，只是自己写诗抚琴，何曾像此刻这样用疾如风的语速开口说过话？所以，她根本反应不过来，只是愣愣地看着旖月不知如何是好。

“哦，可能是我说得不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照出自己的样子，铜镜？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啦，那个，也应该叫镜子吧！芃韵？”

“公主，是芃韵闪神了，芃韵即刻去取铜镜，请公主稍等片刻。”

等小冉接过芃韵手中的大铜镜后，果然在镜中看见了一个绝色美人，虽然铜



镜不能像现代的镜子那样清晰，但镜中出现的这个女子还是美得让小冉瞠目结舌。尖细的下巴，小巧的鼻尖，外加薄而微翘的嘴角弧线……

小冉的嘴角忍不住出现了一抹苦涩又无奈的牵动，镜中人随即也出现了表情变化，这份自苦无奈在绝美的容颜上却变成了一个惹人生怜的无助表情，还是那样绝美。小冉的耳边似乎又听见了手术前麻醉师在耳边的温柔话语：

“这是麻醉药，呼吸一下你就能睡着了，等你醒来，你就是绝色美女了！”

绝色美女，果然，这一醒来的变化可真是大得让小冉彻底无语……

这边，当小冉还在为自己的穿越头大时，那头，霍逾飞正在皇后的寝宫里，背着手站立在窗前静思。

旖月被接进旖月宫时他只有九岁，一直被先皇安置在行宫长大，天朝律例只有王储可以住在古都王府，其他皇子必须住在各地行宫。

天朝王储本是骏王霍骏飞，因为他是先皇长子，也因为大师对旖月的护国预言。

可惜的是骏王夫妇先于先皇得怪病病逝了，于是，先皇最喜欢的幼子霍逾飞的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王储，搬回了古都，十四岁时因为先皇驾崩直接即位为王。

霍逾飞即位后尚不足两年，边境小国欺负他年少，纷纷起兵攻打天朝，霍逾飞立刻御驾亲征征战在各个边境。因为霍逾飞的骁勇善战，精通兵法，也因为所有天朝兵士都相信只要有圣女庇佑，天朝一定是无往不利的，不仅收复了一个个小国，更将天朝的版图扩大到史无前例的辉煌。

八年来，在每场战役的间歇，他都一直住在天朝各处闲置的行宫里，没有再回过古都，不过他一直安排在旖月宫的亲信，把旖月的情况定期汇报给他。

他只道旖月真的如禀报的是个幽静甚至有些孤僻的孩子，安心接收着别人为她安排的一切生活，只是安静地过着每一天，甚至不太愿意走出自己的寝宫到旖月宫专属的花园里漫步。

曾经他心底有些愧疚，毕竟把一个孩子幽禁在一座宫殿十四年确实有些愧对死去的长兄骏王爷夫妇，他还想着，这次回来先把旖月宫的禁令去掉，让她可以和后妃们多些交流。

在他心底旖月还只是个孩子，所以今日在大殿看见她的那个瞬间霍逾飞也是震惊的，他绝不曾想到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就已经有如斯震人心魄的美艳。

当时，旖月在梵韵的搀扶下缓缓走进了大殿，雪纺织绣满幅苓苓琅弱金丝围



边的紫花纱裙围拢出一个身子稍显单薄的少女，那裸露得恰到好处的肩膀肌肤犹如凝脂，低首跪答的盈盈身姿吸引住了所有人的视线。

当旖月用清冷柔弱的声音请安后抬首的瞬间，所有人都凝住了呼吸，顿时，大殿烛火和五彩的锦幔统统失去了颜色，所有人都被旖月倾国倾城之容貌镇住了……

皇后站在霍逾飞的身侧，看着自己八年未见的夫君紧锁眉心在沉思，她知道他在想什么。她是个女人，当然有着最敏感的直觉！

这些年，皇后不是不知道霍逾飞身边每夜都有美女做伴，她也为了大王的无情哭过很多夜，可是她也知道，大王始终没有喜欢过任何女子，所有的女人包括她自己都是他的玩物，是他玩弄政权的附属品。所以她还是最幸运的一个，毕竟她是皇后，是太子的生母，她的地位无人能替代！

可是，现在，情况似乎不那么简单了，她有些不懂霍逾飞此刻的眼神，很不懂！

果然，皇后的忐忑惶恐还是得到了应验，霍逾飞说出了惊人的决定，让皇后的心立刻滴出血来。

“对于旖月，本王一直很内疚，三日后的本王会去新宫视察宫殿建造进程，到时就带着旖月一起去，让她先选一处喜欢的宫殿做新的旖月宫，顺便散散心。”

很快就有公公带着圣旨到旖月宫外宣旨，宫里所有人都听得一愣一愣的。特别是旖月，才刚刚开始适应自己的新名字、新身份的她正在参观古代的宫殿，把玩着每个新奇的事物，突然就被告知要去新宫殿，还获准陪着大王游历，她真的是一头雾水！

“公主，可能，大王是想要公主做妃子！”

“不会吧，他不是我的叔叔吗？我们是近亲吧，乱伦？”

“公主不可胡言乱语，大王和骏王爷本不是一个母亲所生，大王是先王老来得子，即位时只有十四岁，而且，而且，公主，我偷偷告诉你，其实大家都在传，大王可能不是先王亲生的，是和……哎，芃韵多嘴了，反正，大王决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违抗。”

“不是一个妈生的，至少是一个爹呀！还是近亲，等等，芃韵呀，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大王确定了会要我做妃？”

“嗯，估计是了，公主，这次游历带着公主，就等于让您随侍左右。大王随时可



能……可能……”

“我呸，我才十四岁吧，还没发育完善呢，男人真不是东西！他做梦！我不去，我刚来，这个旖月宫我还没玩够呢，等我玩够了，我再和大家一起去什么新宫殿。这样吧，我装病，不！我现在就真病了，芃韵你派人去和大王说，我病了，别说三天，三个月内我都没有力气出门的，游历，随侍左右？拉倒吧！”

芃韵被眼前表现截然不同的公主吓坏了，眼睛瞪得很大，不知道怎么接口。旖月呢，一点也不在乎芃韵的目瞪口呆，嘴里继续骂骂咧咧，心里恨恨地想：

该死的男人，哪里都是一样，看见美女就想吃掉，要不是为了躲避那个该死的潜规则导演，自己也不会那么惨被逼上手术室！没想到来到古代还是躲不过男人的兽欲！不行，这次绝对不妥协！帅哥也不行！

低头看看自己稍嫌瘦弱的身材，旖月忍不住又问芃韵：

“芃韵呀，你们这里，一般女子是几岁成亲生孩子呀？那个，那个，月信几岁会来呀？”

“公主，你到底怎么啦，你吓坏芃韵了，所有女子年满十四岁就可以接受求亲呀，公主的葵期去年就已经有，公主，难道你还没有恢复记忆吗？你不要吓我，我这就去找太医！”

“对哦！芃韵，你太聪明了，我真是爱死你了，都不用装病，我本来就有病，对对对，快派人去找太医，我还是什么都不记得，所以，我很不正常，我这就去床上躺着忧郁去，你去找太医吧，演戏，是我的专业呢，哈哈哈！”

旖月说完就转身跳上床躺下了，还不忘记催促着芃韵快去找太医。看着芃韵跑出了寝宫，便乐滋滋地开始酝酿情绪准备演戏……

“什么？失忆？怎么会这样，摆架旖月宫。”

等霍逾飞看着床上面无表情抱膝坐着的旖月，看着她一脸茫然又无助的表情，心底顿时有种紧缩，但是他的脸上却没有显出任何的不同，只是听着太医的陈述：

“启禀大王，旖月公主的脉息都很调和，不见有任何异常，可见，昨夜的逆息之症已经大好，只是公主的表现确是失去了记忆，除了芃韵，她不认识任何人，即使是日常用过的随身之物也都不再记得，老夫推断或者是因为悲伤过度而伤到了某些经络，暂时封闭了公主的记忆。”

“有什么办法治愈吗？”



“外肤内脏的损伤皆可用药石来医，但这经络的损伤，实在没有良药，姑且只能静养观察，让公主多宽心，不要再忧伤过度，假以时日应该会不药自愈吧。”

“静养？嗯，本王知道了，你们都下去吧。芃韵，你去给你家公主做些她平日最喜欢的糕点，看看公主是不是能恢复记忆！”

“是，大王！”

霍逾飞遣走了所有人，等寝宫的门被关上后，才缓缓走近旖月的卧榻，坐在她的身边，嘴角不禁有些微扬，带着调侃的味道说道：

“失忆？昨晚怎么没见你反应那么大，是不是本王的圣旨逼得你失忆了呀？旖月，来，让本王看看，你眼睛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怎么听见太医说必须静养的时候你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烁了一下？或者是本王看错了？”

该死！旖月心底忍不住骂自己，怎么就那么没自控能力，刚才听见太医说出了自己最想要的诊断结果时，自己确实很乐，管住了表情没有变化却忘记了管住眼睛，还不巧被大王看见了，该死，没办法，事到如今也只有硬着头皮装傻了，不然就前功尽弃了呀。

于是，她开始运气，燃烧起小宇宙，把自己的演技发挥到极限，让自己的眼底出现一片清澈，才抬起头看向霍逾飞，这一脸的无辜加茫然立刻把霍逾飞又弄蒙了。

刚才明明看见她眼底出现了一抹晶亮，怎么，难道是自己的错觉，还是面前这个丫头演技太好？

“旖月，究竟怎么回事？”

“大王，我真的不认识你们，就连芃韵也是因为听见你们叫她的名字我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梦，所以，我让自己睡着，可是，今天醒过来还是一样，我还是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还是谁都不认识，我不是什么公主，我不是旖月，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真的……”

眼泪要一颗一颗地掉下来，不能间断，不能滚落，眼睛要尽量少眨，看着那个你需要去征服的镜头……

当初旖月曾想过杀死一万遍的女导演曾一直用这条演技锻炼她，现在她心底真是千分万分地感激那些锻炼呀。可不是，旖月只是把霍逾飞的眼睛当做了没有生命的摄像机镜头，说出了这句半真半假的台词时，她很清晰地看见了霍逾飞的眼睛里就写着三个字：被征服！



当自己被霍逾飞忘情地抱在怀里后，旖月才发现演戏用力过猛了，这个貌似有些反作用了，该死，自己怎么忘记了这招征服观众可以，征服男人不就太亏了自己？晕死！

“旖月，一切都会好的，太医说了，没有大碍，想不起来就不要去想了，过去的生命也没有值得记忆的，你的过去都被我禁锢在这个美丽却没有生气的宫殿，所以，你才那么脆弱。两日后，我会带你离开这个地方，就当重新活一次，在我的身边。”

啊？结果怎么会这样？不行，继续反抗！

“大王，旖月哪里都不想去，我只想留在这里。”

“为什么？”

“住在这里，我有种安心的感觉，虽然，我没有了记忆，但是，我感觉，我喜欢这里，这座宫殿很温馨，花园里的鲜花也很美。我只想永远住在这里。”

旖月不知道这个理由可不可以过关，可她一时之间实在想不到其他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哈哈，旖月呀，这些算什么，等你看见本王的天朝新皇宫一定会更喜欢。本王会采集天下奇花都种在你选中的旖月宫。”

“大王，你对旖月真好，旖月听芄韵说，旖月的父王母妃都已经仙逝了，所以旖月昨晚才会昏厥，失忆，大王，你这样把旖月当做亲身女儿般宠爱，旖月的父王母妃在天之灵一定会很安心的。”

突然，霍逾飞将怀中的旖月推开了一定距离，双手却依旧握紧了她的香肩，他在探寻旖月这话的真正用意，他的脸也急速恢复了冰冷，寒冷的视线立刻让旖月感觉到了威胁。

旖月很努力在坚持演戏，这个对手还真强，不能小看呀，随意，她尽量在控制着表情眼神，甚至在努力让自己忽略霍逾飞的寒冷直视！

“旖月，是因为本王的圣旨才演戏的吗？你应该很清楚，无论你怎么演戏，无论要什么心机，都已经不能改变我的圣旨。就算我暂时被你骗过，同意你留在旖月宫，但是禁令依旧会保持，你依旧会被禁锢。等新宫殿建成后，你还是要去到你的新寝宫，此生你已经注定要永远留在我的身边，做我的女人！就算皇兄健在，这也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当年他把你送到旖月宫，就很清楚可能会有这一天！你根本躲不过！”

